

友人

青春

高考，
难忘的瞬间

王斌

老友赵梅生

姚沛



40多年前，1980年，我在太原师范（现改为太原学院）教书，与画家赵梅生先生是同事，我教语文、书法，他与夫人冀老师教美术。

两家住得很近，每天早上我和赵老师必定去操场锻炼。书画同源，志趣相投，见面就有话说。我听赵老师说话，有时笑笑，有时点点头，相处久了，慢慢便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。

一天早上，他挺关心地对我说，苹果营养最大，我一天吃一个，你也必须吃。我说，我牙不好咬不动。他说，用小刀削成片吃嘛。接着又很认真地对我说，有个单位的领导跟他是好朋友，说他们单位职工子弟中有十几个初三毕业生，想利用暑假学书法，需要请个书法老师，我推荐你去。小学二三年级，也有三四十个小学生想学画画，我让紫峰（赵梅生的长子）去教。

这事就这么定下来。暑假教书法，学生们很自觉，也很努力，学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进步很大。紫峰的美术班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

赵老师的画，我也喜欢。一天我对他说，我到同事家串门，看到他们家家都有你的画。我紧接着说：“该轮到给我画画了吧！”他问画什么，我说牡丹。没过三天，赵老师便拿出一张画给我，展开一看，果然画的是牡丹。

有一天，也是早上锻炼，赵老师很伤感地给我讲了他的身世和经历：小时候没上几天学，正在念书的时候，被日寇抓去做劳工，看见他太瘦小才把他放了。又说，他从小就特别喜爱画画，可惜没有老师，没有教材，只能找个香烟盒照着画，要想画得很像，非常难，天天画，天天画，有时忘了吃饭。一位中学美术老师看到他画的画，非常认真地对他说：“你画得很好，很有天赋，今后要想一切办法继续画画，不要中断，将来前途无量。”说完还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有次闲聊，赵老师对我说，两年前文化局任命他为太原画院副院长，画院里窗明几净，有办公室，有画室，有很大的写字台，在那里可以看书，可以画画，还可以接待书画界的

朋友。画院一切都好，就是不安静，他的专业是画画，如果不能安静地画画，这个副院长对他又有何用？考虑再三，还是婉言辞谢了。

也是这期间，赵老师的爱人告诉我一件事：上个月，有人请赵老师教画，每月代课费17元（我的代课费是5元），赵老师说，要教课必须备好课，要花很多精力和时间，这样就把他画画的时间挤掉了，不能坚持天天画画了，这绝不行，给再多的代课费也不行。冀老师说，最后他们推掉了。

赵老师来师范前在二十二中工作，他家人口多，夫妻俩三男三女六个孩子，八口人吃饭，生活困难，有时吃不饱，得喝稀的，但他非常乐观，坚持天天画画。有时画幅漫画在报上发表了，挣点稿费，买些吃的，一家人乐呵呵的，过得非常愉快。处逆境时，在困难面前不低头；处顺境时，在金钱面前不动心，这两点一般人很难做到，但赵老师做到了，正因为他做到了，才有今天的辉煌。

有一年，腊八快到了，赵老师拿了一本挂历给我看，上面有赵老师的画。我知道赵老师的画水平提高了，可以卖钱了，困境即将过去。冬去春来，一天赵老师兴冲冲地又拿着一本画集让我看，上面印着《赵梅生画选》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题写书名者是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。

赵老师出画集了。这时，我认识到赵老师的画水平已经很高，他已经是山西的著名画家了。

也是那两年，一天他拿了一张四尺的书法作品送给我，内容是他写的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。他说，一个买主很喜欢，一定要买它。他说这是送朋友的，不卖。对方急得不行，再三央求，情面难却，只得另写一张卖给对方。

这个作品已归我所有，我且评说几句：

从字形上看，张迁碑是扁方，赵字是长方。横画，张迁碑有的横画必须写成蚕头雁尾，赵字所有的横画，没有一笔是蚕头雁尾，看不到张迁碑的影子，但从神韵上来说，这件作品他写得大气流畅，十分美观。不过，可以肯定地说，他写的书法不是隶书，是赵体行书。

故乡

家乡夏日的池塘

方柯



家乡的池塘很有些年代了，按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，是先祖迁徙定居时挖掘的。经过多年扩挖，如今已是十多亩地的大池塘了。池塘蓄雨水，供人们洗刷和牲畜饮水。改革开放后村民广栽苹果树，因而池水也成了灌溉用水，一个夏季池水也用不完。池塘有三个进水口，也是人们取水走道。池塘的北边是一座老家庙，门前有光溜溜的青石台阶，还有一棵六人合抱的古槐，沧桑伟岸，浓荫蔽日，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。我家在池塘东边，出门隔一道马路就是池塘边沿，常常能领略到夏日池塘的不同风景。池塘有温柔静谧的时刻，有欢乐激扬的时刻，也有惊心动魄的时刻。

池塘的夏日尤其热闹。每天中午老家庙前的台阶上、大槐树下坐满纳凉的人，还有一伙伙玩耍的小孩，嬉闹声不绝于耳。池塘里水波荡漾，浪花飞溅，年轻人在水中尽情展现泳技，享受水中的欢乐和凉爽。到了晚上照旧热闹，只是岸边、树下纳凉围观的人更多，这热闹要持续到夜里十点多才结束。

夏日雨后的池面平静如镜，一群群蜻蜓在水面飞舞，它们

们展开色彩斑斓的翅膀，正是蜻蜓点水精彩一瞬。水里还有一种小生灵，家乡人叫它“蚂子”，细细的身子长长的腿，比小河虾瘦小得多，可它在水面划起水来快得眨眼就不见了。到了夜晚，月朗星稀，水塘边蛙鸣阵阵，自然生灵的大合唱，一直伴着人们进入梦乡。初夏，青蛙在池边水中产卵，一串串像黑珍珠，引得孩子们水边围观。夏日池中还有一景。前些年不知谁家起头将几只鸭子放入池塘，接着不少人家也买来鸭子放入，池塘就常有一群群鸭子游弋，多了一曲曲嘎嘎的鸣唱声。只是晚上人们再想把鸭子赶回家已不可能了。这些鸭子夜宿水边或沿岸的树丛草窝中，人们经常能从这些地方捡到鸭蛋。那时我每天早上上学沿池塘转一圈碰巧也能捡到一两颗。

如遇到夏日暴雨引发洪水，池塘另是一番景象。这时村子里的雨水汇成一道道小溪沿街巷从池塘三个入水口涌入。而更惊心动魄的是从村子北边坡上涌入的洪水，水流带着杂物，翻卷着黄泥浆溢满街道，奔腾着注入池塘，不大工夫池水便淹过了沿岸路面，直逼家家户户门口，汪洋一片。此时，溢出的洪水只能从池塘东南较低的水口流出，直奔村南，南街人家随时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。人们扛着铁锹赶到村南洼地，掘开豁口将水放入洼地，霎时，洼地也变成了一处小池塘，人们这才擦把脸上的汗水雨水放心回家。

如今这些情景已成记忆，多少年过去了，仍一直忘不掉。

人物

这些孩子都是有着特殊遭遇的苦命人啊。

很快，张桂梅觉得儿童福利院这个名字很不好，容易让人对它产生歧义，也会让孩子们产生自卑感。于是，她就给它取了一个特别温馨的名字：儿童之家。

孩子们缺少疼爱，长期缺衣少食，一个个面黄肌瘦。另外，因为缺少父母的关心，他们的生活习惯都不好，性格脾气也各不相同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孩子们不习惯这里的环境。一些孩子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不停地打闹，尖叫声、哭喊声，在儿童之家经常响起，附近的住户很有意见。有一个孩子，刚进儿童之家的时候，浑身又脏又臭，头发里爬满了虱子。

张桂梅并没有当过母亲，在担任儿童之家院长之前，她主要面对的是初中生。那些孩子虽然贫穷，虽然顽皮，但是不需要她给他们穿衣服，给他们洗澡，给他们梳头。所有的一切，学生们已经能够自理。但是，在儿童之家，重新培养孩子们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张桂梅最常见的“功课”。她需要每天照顾他们的穿衣吃饭，督促他们睡觉起床。而她每天面对的孩子们，正处于特别好动、特别顽皮的年龄，经常犯一些小错。毕竟，儿童之家不是幼儿园，也不是托儿所，更不是小学。面对这些孩子，张桂梅需要以极大的耐心去操持孩子们的生活，让他们渐渐地走上正常的生活轨道。

然而，真正做起来，

希望出版社

51

陈洪金 著



《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》节选

太难了。

张桂梅深深地记得，一个男孩子来到儿童之家的时候，住在儿童之家，在附近一所小学读书。父亲去世对他打击很大，他觉得整个社会都很坏，对什么都抱着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。他不爱跟人说话，喜欢一个人待着，干了不少捣蛋事。

连载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51

赵树义 著

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古时取兽之网曰罔，取鱼之网曰罟，取兽曰佃，取鱼曰渔。“离”古读“罗”，在帛书《周易》中，“离”写为“罗”，二字通假。离卦有网之象，两离相重，离为目，两目相连，外实中虚，互体有巽，巽为绳，故有结绳为网罟之象。手工编织古已有之，传到后来，渐有竹编、藤编、草编、柳编、麻编等六

大类，发展到当代，丝、棉、麻、尼龙、混纺等也可做材料。杨丽俊很小便从事手工编织，现在经常到长治讲课，于她而言，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心理愉悦显然比金钱更重要。

善朴是个古村寨，依龙龟山而建。按说建在高处的村庄远处是可以看见的，可直到绕过黄土堆，才看到村庄全貌，黄泥墙青砖瓦错落而下，与号称“山西小布达拉宫”的孟县大宋村有几分相像。沿坡而上，左手有块空地，本以为是篮球场，扭头却见一座戏台，坐南朝北，杨丽俊的窑洞便在戏台底下，怪不得屋檐压得那么低呢。村中有条青砖竖砌街道，穿村而上，左右绕行，把村庄整体串联之时，又把村庄分割成几个板块：高处为武氏古宅，建于清康熙年

间，有贡生文院、贡生武院、贡生客栈。抗日战争期间，贡生后堂窑洞、待客前厅堂、文武馆、商铺等被日军烧毁，现存文武馆通道、书院等，石阶高砌，门楼高耸，武氏后人仍居住于此。西有“军人人家”，为武效贤居住地。武效贤早年加入抗日救国牺牲同盟会，参加过百团大战、定陶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金城防御、东海岸防御、上甘岭战役等，为上甘岭战役106团最后一任团长。1964年任南京步兵学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长，1975年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。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、二级国旗勋章，曾先后7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。

纪实